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九

藝文

三十八

賦一

漢

冀州賦

班彪

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州而觀風亦哲人之所娛樂常山之峩峩登北嶽而高遊建封壇於岱宗瘞元玉於此邱徧五嶽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

河東賦

揚雄

伊年暮春將瘞后上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
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不可載已於是
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
犇星之流旃躡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元旄揚左纛被
雲稍奮電鞭駮雷駕鳴洪鐘建五旗羲和司日頗倫奉
輿風發颺拂神騰鬼趨十乘霆亂萬騎屈橋嚶嚶旭
天地稠叢簌邱跳巒湧渭躍涇秦神下讐跖魂負沔河

靈矍踴風華蹈袞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靈祇
既鄉五位時序緼縕元黃將紹厥后於是靈輿安步周
流容與以覽虞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
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遙望兮聊
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
之蒿高兮眎隆周之大寧汨低徊而不能去兮行睨陔
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易幽岐之夷平乘翠龍而
超河兮陟西岳之峽峭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滴而下

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滄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
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
庫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
貞兆兮將悉總以羣龍麗勾芒與驂蓐收兮服元冥及
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踰於穆之緝熙
兮過清廟之雖雖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
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晉

鹽池賦

郭璞

水潤下以作鹹莫斯鹽之最靈傍峻岳以發源地茫爾
而海溇嗟元液之潛洞羌莫知其所生狀委蛇其若漢
流漫漫以漭漭吁鑿鑿以粲粲色皜然而雪朗揚赤波
之煥爛光盱盱以晃晃隆陽映而不焦洪濇沃而不長
磊崔嶮確鏘剡砉方玉潤膏津雪白凌岡粲如散璽煥
若布章爛若漢明晃爾霞赤望之絳承卽之雪積翠塗
內映頽液外幕動而逾生損而滋益若乃煎海鑠泉或

凍或漉所瞻不過一鄉所營不過鍾斛飴戎見珍於西
鄰火井擅竒於巴濮豈若茲池之所產帶神邑之名嶽
吸靈潤於河汾總膏液乎澮涑

黃河賦

成公綏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
積石之差峩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於曲阿凌砥柱
而激湍兮踰洛汭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靈漢於
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北之遐荒歷二周之北境

兮流三晉之南鄉秦自西而啓壤兮齊據東而畫疆殷
徙涉而求固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而却魏嬴引溝而
滅梁思先哲之攸嘆何水德之難量

唐

遊北山賦

并序

王績

余周人也本家於祁永嘉之際扈遷江右地實儒素人
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恥歸於洛陽同州悲永嘉之事
退居河曲始則晉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墳壠寓

居倏焉五葉桑榆成列俄將百年南山故情老而彌篤
東臯餘業攸哉自寧酒甕多於步兵黍田廣於彭澤皇
甫謚之心事壠畝終焉仲長統之規模園林幸足獨居
南渚時遊北山聊度日以爲娛忽經年而忘返西窮馬
谷北達牛溪邱壑依然風烟滿目孫登獨坐對嵇阮而
無言王霸幽居與妻孥而共去牕臨水石砌遶松篁類
田叟之去來亦已久矣望山林之故道何其悠哉詩者
志之所之賦者詩之流也式抽短思聊爲賦云天道悠

悠人生若浮古來賢聖皆成去留八眉四乳龍顏鳳頭
殷憂一代零落千秋暫時南面相將北遊玉殿金輿之
大業郊天祭地之洪休榮深貴重樂不供愁何況數十
年之將相五百里之公侯兢兢業業長懼長憂昔怪燕
昭與漢武今識圖仙之有由人誰不願直是難求聞鼎
湖而欲信怪橋山之遽脩玉臺金闕大海水之中流瑤
林碧樹崑崙山之上頭不得輕飛如石燕終是徒勞乘
土牛已矣哉世事自此而可見又何爲乎惘惘棄卜筮

而不占將縱心而長往任物孤游遺情直上覺老釋之
言煩恨文宣之技癢彼事業之遷斥豈神明之宰掌物
無待而成章生有資而必養嗟大道之泯沒見人情之
委枉禮費日於千儀易勞心於萬象審機事之不息知
澆源之浸長鳥何事而嬰羅魚何爲而在網生物詭隔
精靈惚恍莊周三月而不朝瞿曇六年而遐想有是夫
况吾之不如先達乎請息交而自逸聊習靜而爲娛遂
披林樾進陟崑區連峰雜起復嶂環紆歷丹危而尋絕

徑攀翠險而覓脩塗聳飛情於霞道振逸想於烟衢重
林合沓以齊列崩崖磊砢而相扶覩森沉於絕磔視晃
朗於高岫自謂搏風颺而出埃盭邈如朝元宮而謁紫
都碧巒之下清溪之曲望隱隱而纔通聽微微而不屬
眷然引領茲焉頓足步擁石而邈迴視橫煙而斷續古
藤曳紫寒苔布綠洞裏窺書巖邊對局髣髴靈蹤依稀
仙躅爐何代而銷金杯何年而溜玉石室幽藹沙場照
燭松落落而風迴桂蒼蒼而露溽月未側而先陰霞方

昇而已旭喜方外之浩蕩嘆人間之窘束况乃幽谷藏
真傍無四隣紫房半掩元壇尚新逢閩風之逸客直蓬
萊之故人忽據梧而策杖亦披裘而負薪荷衣薜帶藜
杖葛巾出芝田而計畝入桃源而問津昆山若礪渤澥
揚塵栽碧柰而何日種瓊瓜而幾春自然詭異非徒隱
淪乃有上元仙骨太清神手走電奔雷耘空蒔朽河澗
之業不齊貫淮南之術無虛受呪動南極符迴北斗偓
佺贈藥麻姑送酒青龍就食於甲辰元牛自拘於乙丑

永懷世事天長地久瞻顧流俗紅顏白首儻千秋之可
營亦何爲而自輕昔時君子曾聞上征忽逢真容試問
仙經談九華之易就序三英之可成拭丹鑪而調石髓
裛翠釜而出金精珠流玉結雪耀霜明咸謂刀圭暫近
足使雲車下迎紛吾人之狹見覺羣疑而自拂使捉足
而咸安亦何爲乎此物彼赤城與元圃豈憑虛而構窟
但水月之非真譬聲色之無佛過矣劉向吁嗟葛洪指
期繫影依方捕風誰能離世何處逃空假使遊八洞之

金室坐三清之玉宮長懷企羨豈出樊籠徒勞海上何
事雲中昔日蔣元詡之三徑陶淵明之五柳君平坐卜
於市門子真躬耕於谷口或託閭閻或潛山藪咸遂性
而同樂豈違方而別守余無所求斯焉獨遊屬天下之
無事遇山中之可留聊將度日忽已經秋菊花兩岸松
聲一邱不能役心而守道故將委運而乘流伊林間之
虛受固樵隱之俱託逢去老於中溪遇還童於絕壑雲
峰龜甲而重聚霞岫龍鱗而結絡水出浦而潺潺霧含

川而漠漠是忻是賞爰游爰豫結蘿幌而迎宵敞茅軒
而待曙爾其雜樹相糾長條交茹葉動猿來花驚鳥去
起公子之殊賞談王孫之遠慮山水幽尋風雲路深蘭
牕左辟菌閣斜臨石當堦而虎踞泉映牖而龍吟月照
南浦烟生北林閱邱壑之新趣縱江湖之舊心道集吾
室風吹我襟松花柏葉之醇酎鳳翮龍唇之素琴白牛
溪裏岡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
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康成負笈而相繼根

矩摳衣而未已組帶青衿鏘鏘儼儼堦庭禮樂生徒杞
梓山似尼邱泉疑洙泗忽焉四散於今二紀地猶如昨
人多已矣念昔日之良遊憶當時之君子佩蘭蔭竹誅
茅席芷樹卽環林門成闕里姚仲由之正色薛莊周之
言理觸石橫肱逢流洗耳取樂經籍忘懷憂喜時挾策
而驅羊或投竿而釣鯉何圖一旦邈成千紀木壞山頽
舟移谷徙北岡之上東巖之前講堂猶在碑書宛然想
聞道於中室憶橫經於下筵壇場草樹院宇風煙昔文

中之僻處諒遭時之喪亂局逸步而須時蓄竒聲而待
旦旅人小吉明夷大難建功則鳴鳳不聞脩書則獲麟
爲斷惜矣吾兄遭時不平歿身之後天下文明坐門人
於廊廟瘞夫子於佳城死而可作何時復生式瞻虛館
載步前楹眷眷長想悠悠我情俎豆衣冠之舊地金石
絲竹之餘聲沒而不朽我何所營臨故墟而掩抑指歸
途而嘆息往往溪橫時時路塞忽登崇岫依然舊識地
迴心遙山高視直望煙火於桑梓辨溝塍於鄉國斜連

姑射之西正是汾河之北悵矣懷抱悠然川域憶昔過
庭童顏稚齡何賞不極何游不經弄春風於磻戶詠秋
月於山扃北牕照雪南軒聚螢綵衣扇枕緇布聞經何
斯樂之易失倏銜哀而茹恤天未悔禍遭家不秩子敬
先亡公明早卒吾自此而浩蕩又逢時之不仁天地遂
閉雲雷漸屯與沮溺而同趣共夷齊而隱身幸收元吉
生偶昌辰容北海之嘉遁許南山之不臣養拙辭官含
和保真豈若馮敬通之誹世趙元淑之尤人殷憂恥賤

憔悴傷貧探井臼而無樂陞山河而苦辛豈知我家身
事都廢棄置不念當歸寧圖遠志坐青山而方隱游碧
潭而已喜舊之出處絕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
去何時返仲叔長游遂不來幽蘭燭夜之琴曲桂樹陵
晨之酒杯邱園散誕窟室徘徊坐等枯木心同死灰亦
有山羞野饌蘭漿木麩杞葉煎羹松根溜醪既採藥而
爲食諒隨情而不矯負鍤春前腰鎌歲杪草漸密而饒
獸樹彌深而足鳥地寂寞而森沉路縱橫而窈窕野亭

鶴唳山梁雉鷲遠遊之所幽棲之次或抱犢而新來乍
聞雞而始至藿畦一兩茅齋數四山爲險而無人嶺時
平而有地石菌抽葉金芝吐穗鏡執山精刀驅水魅泉
繞砌而魚躍樹橫窻而鳥萃天網何寬人生幾難飲河
知足巢林必安亦何榮於拾紫亦何羨於還丹紅藜促
節之杖綠擇斑文之冠野食二簋園蔬一盤送阮籍而
長嘯得劉伶而甚懼曉入柴戶暮歸藥欄老菜地僻鄒
生谷寒楊柳則條垂鍛冶杏樹則花飛坐壇賦成鼓吹

詩如彈丸攜始醉之鳴鶴對新婚之伯鸞我有懷抱蕭
然自保古人則誰與同歸今吾則此焉將老澗溪沼沚
之蘋艾邱陵坂險之桑棗接果移桑栽苗散稻不藏無
用之器不愛非常之寶抵玉驚禽揮金薙草接朋友於
杯案弄兒孫於襁褓樂山澤之浮游笑江潭之枯槁戒
非佞佛齋非媚道無譽無功形骸自空坐成老圃居成
下農身與世而相棄賞隨山而不窮披衣電北逐食牆
東僅有白頭四皓龐眉八公小童乘日仙人馭風鄉老

則杖頭安烏邦君則車邊畫熊心期閣合道術潛同解
來相訪愚公谷中

庭菊賦

并序

楊炯

庭菊美貞芳也天子幸於東都皇儲監守於武德之殿
以門下內省爲左春坊今庶子裴公所居卽黃門侍郎
之廳事也其庭有菊焉中令薛公昔拜瑣闥此焉遊處
今兼左庶子止於東廳薨宇連接洞門相向每罷朝之
後未嘗不游於斯詠於斯覽叢菊於斯嘆其君子之德

命學士爲之賦是日也薛愷以親賢爲洗馬田巖以幽
貞爲學士高元思張師德以至孝託後車顏強學沈尊
行以博聞兼侍讀周琮李憲王祖英曹叔父以儒術進
崔融徐彥伯劉知柔石抱忠以文章顯德行則許子豐
者舊則權無二駱繡則古訓之前識張相則老莊之後
英並承高命咸窮體物小子託於吹竽之末敢闕其辭
哉遂作賦云日之貞矣于彼重陽菊之榮矣于彼華坊
含天地之精氣吸日月之淳光雲布霧合箕舒翼張鬱

兮曼衍郁兮芬芳珉枝金萼翠葉紅芒其在夕也言庭
燎之皙皙其向晨也謂明星之煌煌爾其萬里年華九
州春色花灼爍兮如錦草綿連兮似織當此時也和其
光同其塵應春光而早殖及夫秋星下照金氣上騰風
蕭蕭兮瑟瑟霜刺刺兮稜稜當此時也弱其志強其骨
獨歲寒而晚登雨還風去天長地久純黃象於后土故
採桑而菊衣輕體御於神仙故登山而菊酒文賓採之
而羽化康公服之而不朽東極於是長在南陽以之肩

壽胡太尉之允誠光輔漢庭萬機理三階平及暮年華
髮垂肩秋菊長英蠲邪滌瘵於焉永貞鍾太尉之聲實
彝倫魏室道合鹽梅功成輔弼降文屋之命修彭祖之
術保性和神此焉終吉君章請老歲久懸車秋風生兮
北園夕白露濕兮前階虛佇閒庭之曠邈對涼菊之扶
疎人生行樂孰知其餘淵明解印退歸田野山鬱律兮
萬里天蒼莽兮四下憑南軒以長嘯出東籬而盈把歸
去來兮何爲者若此窈窕重闌亘青瑣兮接皇扉深沉

大壯通肅成兮連博望乃有邕鄉貴族薛縣名家共汾
河之鼎氣同庶子之春華朝游夕處徘徊顧慕歎搖落
於三秋偉貞芳於十步伊纖莖之菲薄荷君子之恩遇
不羨池水之芙蓉願比瑤山之桂樹歲如何其歲已秋
叢菊芳兮庭之幽君子至止悵容與而淹留歲如何其
歲將逝叢菊芳兮庭之際君子至止聊從容以卒歲

弔關龍逢賦

歐陽詹

天生彼辛兮用殲覆於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而

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若莽有道併命委炮烙以如
麻伊先生之諤諤爲酷烈之所加嘗披圖於往載每廢
卷以興嗟蕭條舊邑莽蒼空陂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
曰此其墓也又益倍以增悲嗚呼麟非吞噬之儔詎虎
狼之共穴鳳實仁靈之類豈鷹鷂之同列惟玉石之分
明亦薰蕕之自別以蹇蹇心競昂昂面折彼炎炎之原
燎信撲撲而不滅寧歸死以伸懷不貪生而結舌痛矣
哉古人有言輔仁者天福善者神胡爲是日力不如人

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勤律中大呂日臨蒙谷風
颼颼於衰草烟茫茫乎平陸思淒淒而填臆淚靈靈以
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夫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
於難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痛哭

日抱戴賦

并序

潘炎

景龍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皇帝初臨上黨日抱戴皇天
告符微臣頌之蓋古詩之流也賦曰日麗於天是曰太
陽經千里臨八方符一人之元聖曜五色之重光祚我

休徵莫先懸象表至聖之無二呈繼照於明兩陽光杲
耀抱黃道而在中喜氣氤氳戴赤霄而直上聖有感天
無私八紘占其瑞色六合仰其重離終古不虧得天長
久豈止大章之步非齊夸父之走惟抱也同衆星之拱
北辰惟戴也比萬邦之奉元后則知天爲父日爲兄同
符叶慶以應文明我皇首出而御極光被無垠而太平

月重輪賦

并序

抱戴之秋八月十有四日夜月重輪瑞之大者天意若

曰將俾吾姊事之賦曰我皇初列唐侯潛蟠藩國英武
方斷文明表德穆然思道順帝之則既而動三合奔百
神廓太清而萬里耀朗月以重輪時屬高秋瑞彰元后
光泛皎潔之斜漢色映闌干之北斗金波耀景非懸闕
澤之名璧彩揚輝不入士衡之手理殊吳夢符炳漢謠
淨桂花於日道環水鏡於丹霄臺榭冰潔郊原霜縞月
之揚光天不愛道一盈一闕則惟其常彩溢重輪告於
天表大人占之夏啓以兆亦所以類星殊表金鏡兩耀

齊美一人之慶於萬斯年受天之命

赤龍據案賦

并序

景龍二年夏四月十七日帝在廳事假寐白鶴觀道士
宋大辯等三十人同見赤龍據案至矣哉神妙無方不
可得而稱也賦曰元天之龍兮見而在田我后之龍兮
飛以御天據聖人之大寶與列祖而同元高出而潛躍
以自試來定天寶居然假寐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若窺
於牖若施於堂且據案而向明負辰以當陽日月在身

有祇天之嘉夢風雨合氣將振翼而雄驤羣居愕主聖
作物覩赫然龍光真我明玉折券表異亦惟前聞曠然
振古卓有吾君王人之瑞比之龍首高居而遠望以臨
乎九有天子之威比之龍鱗皇之可畏以肅乎萬人徒
稱其象未覩其真恭惟我后近取諸身於昭巨唐其命
惟新永據九五斯焉萬春

路河逐鹿賦

并序

景龍二年八月帝逐鹿於路河惟河也深三丈濶倍之

鹿迫而入水因鞭而逐之水不及韉應弦獲鹿後騎入者溺焉賦曰大君於田兮巷無居人四錡如樹兮六轡既均定命騎而百靈奔命騰雨師而四野清塵鳴獸駭殫川原飛伏事非定霸不求陳寶之雞位在至尊故取中原之鹿驚而決驟鳴不擇音將投身以赴水非順命而前禽駭浪溢湧揮鞭電爍烏號滿月而方開驥足撇波而巨躍乘流既濟赫怒中止斃駭鹿之一發振驚弦而未已洞胸絕系左角右犄雖復驅兩犄而獲五縱發

小祀而殪大兕皆平陸之常事曾以踰此誰謂河廣一馬馳之大人將興靈感若茲諒神明之所輔何後乘之可追從此繼天而作主元元日用而不知

嘉禾合穗賦

并序

景龍二年秋八月屬縣長子有嘉禾合穗瑞不虛月侯其禕而乃賦曰天祚明德兮降之嘉生案彼靈篇兮莫之與京脈震土膏且分苗於南畝駟臨天漢爰合穗以西成當元后之歷試表休徵於太平不莠不稂實堅實

阜引薰風於和氣承湛露於蒼昊生非百里驗管仲之
虛辭出異崑山自我皇之所寶在瑞圖之右爲曠代之
祥唐叔得之而合穎周成得之以充箱雙米一稔稱之
表異孤莖六穗頌以非常今也尤盛居然允臧轉風而
屢騰佳氣就日而交見祥光獨天不生託厚載於富媪
非聖不感効元符於我皇我皇得之熾而昌風之起兮
雲之揚嘉禾之瑞未可量天子億載臨萬方

黃龍見賦 并序

景龍二年秋九月五日黃龍見於上黨伏牛山之南岡
留久之彰聖人之德也賦曰龍之來兮乘其陽躍於泉
兮臨高岡龍之至今歸有德符於黃兮土之色精曜曜
光雄雄上不在天兮接於物下不在田兮蟠於空列四
靈智稱其首居五位色表其中將銜甲以無比與負舟
而不同明皇家之王氣符歷數於聖躬飛烟噴霧若動
若顧聲雖虢虢非同三尺之劍色乃煌煌下映五花之
樹誠帝王之嘉兆寧朝夕之可遇何虵蟻之足言諒騰

黃之匪喻同翠龜之薦綠圖彰大人兮告元符覽史墨
之言未之聞也驗登殷之祀不其然乎

漳河赤鯉賦

并序

景龍三年春二月帝巡屬縣至於襄垣漳水有赤鯉躍
聖帝之瑞也賦曰魚在在藻分躍於中流吾君戾止兮
樂我王遊惟赤鯉之呈祥殊白鱗之入舟非竹箭之危
湍無聞點額同君明之望幸匪爲吞鈎豈其爲祥必河
之鯉用表皇族克繁帝祉雖云水物宜紫鼉綠鼈之同

身是曰元符亦赤鴈丹鳥之可比頰鱗耀彩碧水無波
非應瓠巴之清角何言甯戚之高歌周文之時躍於沼
漢宣之代舞於河且合符於圖牒宜入頌於猗那豈徒
鏤甲葺鱗下沿上泝皆爲儔匹文鯨是喻吐尚父之兵
鈐傳遠人之尺素事稱嘉瑞匪琴高之所乘詩有樂胥
似相如之獻賦

黃龍再見賦

并序

景龍三年六月十五日黃龍再見於牛山天意汲汲於

聖人賦曰龍之見也春風而登於天龍之潛也秋分而
入於川假宗山而再見應元聖而通玄蜿蜒孤蟠雲霧
四發目中精耀光飛列闕之火額下珠懸色奪蟾蜍之
月方將游彼池圃豈徒止於郊野非同上天之五虵有
異渡江之一馬孫權象之而置於軍中魏帝範之而在
於殿下永言於此我異是宜秦王之夢立乎廊時漢后
之時見於成紀彼皆一至此則重光采色炫耀文明焜
煌錯甲鏤鱗既以來乎字分官紀號可以表其祥超紫

鳳於丹穴越青鸞於女牀龍德相成而無悔天家久久
而蕃昌

九日紫氣賦

并序

景龍三年九月九日帝與羣官壺口山升高時有紫氣
光彩照日賦曰吾王不游人何以休望壺口之千里值
重陽之九秋山對翠屏動暉光之赫赫雲成紫蓋扶晚
日之油油宛轉浮空輪囷不散應一人之盛德爲萬歲
之榮觀氤氳瑞色無孤峰斷陣之嵯峨搖曳晴空雜玉

葉金枝之燦爛亦可異出蒼梧入大梁爲漢武之蓋升
軒轅之堂忽兮改容形難爲狀紛紛郁郁用表靈貺遷
用芒碭之間非比崑崙之上豈徒合而膚寸垂以飄扇
河汾水兮天之眷紫氣凝兮人罕見位當用九果符九
日之祥運極通三永御三雲之殿

李樹連理賦

并序

帝在上黨延唐寺有李樹連理上親視焉賦曰惟彼嘉
樹列星之精耀本扶疏當元光之降誕盤根連理應我

后之文明天之發祥豈無他木必曰茲樹是光皇族所以並脩幹連高枝青房表異朱仲稱竒察以休徵不假終軍之識同於樹德寧爲簡主之知族茂宗榮盤根合理花之發也霰每亂於青春實之繁兮珠更深於寒水豈徒生於靈井植彼東園自感義以相待但成蹊而不言此乃興聖主之符表天家之姓一人親覩六合稱慶至若鍾山之寶玉井之仙或正冠而垂訓或投贈以成篇比德於我彼何有焉臣炎作賦天子萬年

神著立賦 并序

景龍三年九月十七日上使韓從禮著筮卦未成著自立從禮曰大人之瑞也賦曰惟彼神著生而有知用之不測明以稽疑擢九尺之織幹伏千年之寶龜德圓而神兮無幽不及其生三百兮其用五十惟聖人之觀象乃神動而鬼入列八卦以効變翹孤莖而孑立數彰得一命乃自天同大橫之有夏表或躍而在田其察也深其功也大稱美名於神物齊妙用於神蔡是曰元后茲

爲筮從氣受陰陽夜分而彩露兼函幽贊天地朝覆而
輕雲數重著而有靈立定天保可謂神助用光天造功
深莫善仲尼且許以鈎深屈於不知太公徒言乎鷹草
蒼之立兮發其祥吾君得之尊以光明乎太極演彼歸
藏因卜祝之符瑞應天人之會昌

金橋賦 并序

金橋在上黨南二里常有童謠云聖人執節渡金橋景
龍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帝經此橋之京師賦曰沔彼流

水分清且漣漪度木爲梁兮斯焉在斯成金橋之巨麗
得鐵鑠之宏規當其受以全模觀其曲面經始也則大
火朝流成功焉乃天根夕見彰於聖德發彼謳歌千人
唱萬人和卅艘蜿蜒倚晴空之蟠螭瑰材飾比超渡海
之鼃鼃人且告符功惟用壯非填雀之可比法牽牛
而爲狀鶴鳴處缺鴈覆晴川異東明繫水而投步匪秦
帝驅山而著鞭惟彼童謠兮言猶在耳大人應運兮奉
天而起乘彼橋以徑度按周道以如砥於是提三尺乘

六龍懷萬邦入九重

寢堂紫氣賦 并序

景龍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帝還京後州內所居寢堂上
有紫氣七日不散賦曰於穆聖王先天不違謳歌既洽
朝覲攸歸往京邑而經千里自潞郊而乘六飛洪惟此
邦初九之地暈飛鳥企謂尚諸侯之宮虎踞龍驤忽成
天子之氣方凝紫色是謂非煙乍蕭索乎空外更霏微
乎日邊若動非虛似浮有實覆彩鴛之瓦髻髯升堂繞

文杏之梁氤氳入室是作興王之兆克符來復之日遠而望之乃散亂浮空近而觀之則希微無蹤欲見峰巖之上先形藩邸之間異張華之寶氣衝斗殊尹喜之真人度闕若乃廣野之宮闕化成漲海之樓臺迴映諒陰陽之盡美非福應之攸盛惟紫氣之來集實皇家之大慶休哉聖君有天下之成命

河出滎光賦

呂溫

麗乎天者曰漢紀乎地者惟河居上善以利物順朝宗

而致和時否則爲災而獨昏墊運至則呈瑞以叶謳歌
宜徒列四瀆以居貴與百川而隨波者乎當其布德惟
新儲慶茲始濁色旣變榮光乃起乍若燭龍噴焰上騰
鍾嶺之雲又似陽烏迴翔下落咸池之水增華一代振
睪千祀信能陵晏海而比崇茂浴日而專美時則纖埃
不驚和風充盈大野初霽圓靈始清皎且潔兮孤明不
雜煥其炳兮五色斯呈祥煙斂彩瑞日韜晶掩輕雲而
旁屬拂薰風而上征百辟具瞻孰云其相照一人乃眷

自合於皇明庶品昭蘇衆幽光被大哉有國之慶赫矣
爲君之瑞腫朧元黃熠爚丹翠洞鑿龍宮之人朗見馬
圖之字昔後在温致美化於陶唐復效靈於我皇先後
叶德今古和光比屋觀其自化遐荒望以來王詎比流
景集壇獨作郊天之應赤光照室空稱誕帝之祥而已
哉客有目觀滎河心傾聖日儻餘光而見及庶幽谷之
可出

鍊石補天賦

王起

天何言哉有闕則補持五石而是用俾四時而能取成
乎圓象故資可轉之功定彼乾儀益俟至堅之主所以
裨覆燾仰周普磨礱入鍛成功豈濫於宋人緝綴爲勞
至德何慚於山甫乾道甚明配彼清真類鼓鑄而可致
冀穹元而是營石不能言而助無爲之化天將假手潛
因妙用而成則知媧氏之爲功也體物情立取法志生
眇悠遠而求則象規圓而作程小大寧遺俾隨形以溥
博嶮峨不墜皆投質於輕清若乃玄造呈材神功効技

他山以綴象帝自邇脚雲初觸當碧落以麗乎銀漢同
流激清霄而節彼天象又元石質既堅究勤勞而日月
逝矣成廣大而星辰繫焉暖積素之煙尚疑苔點降如
絲之雨終若溜穿觀夫圓則九重功惟百煉眷無親而
克敬當有道而可見言柔與剛崇高是將運有徒於晝
夜比爲炭於陰陽織女停梭受支機於河漢荆人抱璞
嗟韞玉於穹蒼補之伊何以當其闕照悠悠於峻極驅
鑿鑿於超忽想夫取鍛之日排剛之時齟齬不安或表

艱難之步清明於外猶生錯落之姿正圓虛之廣矣下
長風而淒其是知補上天於鍊石蓋虛實之相資焉

堯見姑射神人賦

以聖德之崇宵
然欽道爲韻

帝堯以化成於萬國歌宣於九德出汾水之陽經姑射
之側峰巒交映若覩神人之形冰雪相鮮皆呈處子之
色若非感而遂應靈而不測何以見不死之庭當至人
之域始其厭宮室出茅茨駕鸞輅建羽旗若光若滅乍
合乍離寓目於巉巖之頂駐蹕於沮洳之湄爰按節而

至矣乃傾蓋而望之倏而五雲繚繞羣仙縹緲出碧嶺
之崇崇臨丹邱之窅窅瞻童顏之麗綽約則多觀羽服
之鮮穢褫非少集其侶乍謂崑崙之巔狀其居不異蓬
萊之表由是岷山岳矚天游旣元覽而旨遠亦高蹈而
思深乃曰我以萬姓臣服八荒君臨蓋天下之至貴亦
域中之所欽安知阻茲崖巘隔彼岑峯有吸風之人遐
不可見仰乘雲之客高不可尋旣而儼珠旒端玉藻增
肅穆之敬念希夷之道見仙人之岳岳徒仰高山望鸞

鶴之翩翩且輕大寶既而求之不得瞻之在前念四子
而莫來莫往思一人而無黨無偏乘白雲而何及引黃
屋而來旋故能戒於無怠防於未然向使忘鷄居之性
徇龍駕之盛則光宅之德徒聞乎以遨以遊比屋之封
詎見乎乃神乃聖我皇明四目達四聰惟神也愛而見
惟聖也感而通不窺仙於飲露不問道於順風姑射之
神未爲盡善陶唐之主未足比崇

魚躍龍門賦

以揚磬鼓鱗撤
波直上爲韻

元
弼

彼龍門之津流水激射斷山嶙峋厥功彰於夏禹斯險
際乎蒼昊河源炳靈以峻極水族候時而薦臻副天用
也佇龍行兮驤首叅神選也同鯢化兮脫鱗徒觀其向
天倪辭水府望霄漢之九越泥沙之五來如及門出若
由戶雖懸波而千仞終作氣而一鼓我鬐旣張彼川何
長仰雲路而抑揚終不息而自強我功旣獎彼河徒廣
揖天衢而直上誠擇利而攸往變化伊何昇沉亦多榮
迴曲渚泛豔長波背蛟室而大集指龍門而遠過至於

激厲果決乘陵險絕雖迅湍奔雷駭浪噴雪終瞬息而
上膺騰而撇揮其尾而不勞騁其力而不竭於是俄變
魚服條爲龍姿志氣自負威靈自持豈同途於點額寧
較力於撇鬚哉於戲道有行藏運有通塞天資性靈神
輔正直始有水而呀腮忽升天而振翼然後隨方受變
千里一色風雲際會未始有極慕李膺之往哲孰不願
游追老氏之元蹤而其不測儻微宰之可仰終進德於
君門之側

羨魚賦 并序

敬 括

閏正月旬有八日李崔二侯命余於邑之南澗以求魚也洎至止人鮮力微網則虛設遂無所獲願莫我從且漁者卑事非其人猶不可力行特取豈容易哉因貽賦云南有澗兮澍澍其流北有人兮溫溫寡倖涉春水兮以遊羨嘉魚兮載沉載浮且人以功爲志魚以水爲利功高則其事易成水深則其魚易致况我網孔張我心匪臧網無及則魚以遐遁魚已遁而人猶未忘亦

何異驅倚市者就戰俾善駕者持航雖終朝而筋骨之勞備盡徒悉力而尺寸之功不揚振振者李胡爲乎至此平陸不可以行舟干將不可以補履歸止歸止振振者崔胡爲乎忽來過屠之嚼何益臨川之美空迴歸哉歸哉

禹拜昌言賦

以聖人之心聞
善必拜爲韻

揚 迺

大禹君臨勤求意深苟一言之入耳必載拜以明心蓋以勵華夷形古今所以旨酒盈前莫縱彈絲之響美辭

將貢俄聞撼玉之音豈不以詢彼弱莛防乎驕逸既可
大而可久亦無固而無必所以嘉謨乍聽當業業以折
腰直語纔聆復虔虔而屈膝蓋以廣乎所見求其所聞
欲使善惡之源自別賢愚之路斯分况乎傳舜之規受
堯之命得不固社稷根本察風俗利病是以臣不能諫
君兮非曰忠君不能納諫兮非曰聖執至理以垂教採
昌言而化人苟有言可佐王道正人倫陶也不得不進
禹也不得不遵所以聞妙畧以開容拖冤旒而拂地覽

宏謨而致敬，低珩珮以鏘。身懼溝洫之未通，憂禮樂以將壞。以正直爲龜鏡，以忠謹爲規戒。是以蘊昌言兮，不可不陳。聞昌言兮，不得不拜。遂使共守丕業，上光帝基。若魚水相逢之日，同雲龍會合之時。符郊時以陳儀，固難比矣。望竹宮而設禮，曷可方之。我皇紹九聖之雄圖，舉百王之令典。急於求士，樂於聞善。所以獻昌言之忠臣，必待之台鉉。

舜歌南風賦

以能感和樂生
殖羣物爲韻

巍巍舜德于今人稱居北極而惟大歌南風以敷弘歌
之伊何制絲桐而合奏風之至矣信長育而有徵茲可
謂無爲而自理天縱而多能美夫誠發深衷物能應感
憫沃瘠之勞逸均陰陽之舒慘是用作則於世利之孔
多風詠凱兮美萬物之蕃衍樂操琴也佳五聲以同和
復而不厭遠而匪他方將煦嫗之爲意豈徒娛樂於斯
歌觀其發宮應徵揚清激濁自南習習同詩人喻彼棘
心入夜泠泠異貧士叩其牛角則知聖人審音以知政

化俗而作樂者有矣夫懿其出乎幽谷應以繁聲若雲
龍之潛召同律呂之相生萬籟動八音清匪鳴條而扇
物方靡草而作程是以人和時康功歸帝力四氣以之
而不撓百穀從茲而蕃殖節有度守有則始從邇而及
遠終自南而徂北爾乃匪徐匪疾乍過乍聞颯颯輕音
疑少女之初至冷冷餘韻謂別鶴之求羣亦爲父母之
罔極何必聲變而成文是以德冠百王致成萬物正南
面而恭已懋功千載不拂

古君子佩玉賦

裴度

伊君子兮何師邈淳古而繹思儼然有章相威儀於樂
只溫其如玉故切磋而佩之縝密是比貞明所資追琢
斯成既殊張氏之印清美可羨寧匹孔侯之龜是用濯
自丹水取諸玄圃君求美質我則表溫潤於光容臣聽
好音我則動淒清於步武結以紳帶綴以環組使感之
者在約而思純服之者居今而行古豈比夫詩人無文
贈雜佩兮夫君騷人著美紉幽蘭兮之子是以嘉其抱

素質以合貞想見白虹之氣羌聞清越之聲發凝輝兮
既昭我迷鏘雅韻兮必俟君行是以敬慎侯度獨高人
情至若斲以爲壺徒玩其質執而爲璧徒旌其秩豈若
用之有方垂之無必威儀棣棣居則粲然之光進退瑒
瑒動則冷然之律是以古之君子物有其章溫恭可象
環佩其鏘既覩容而生敬諒播往以傳芳然則貞玉之
質非賢無以服用昔賢之佩非玉無以表彰故佩斯敬
覩斯莊方今野無遺賢山不藏玉彼華佩兮同昔時以

入用彼君子兮思古人以自勗故能振休風播淳俗則今日之佩玉昔賢之高躅者也

神龜負圖出河賦

茫茫積流祚聖有作動上天之密命假靈龜以潛躍蓋欲以慶遙源敷景鑠寫物象之精密化人物之樸畧豈不以河之德兮深長龜之壽兮會昌載禎符先呈於古帝稱大寶後遺於寧王故將出也感天地動陰陽淳元折之澄碧散五色之榮光然後蹈箭流而泳花浪露元

甲而明繡裳初若沉圓璧而未沒稍似泛孤鳧而欲翔
既而降芳蓮蹈清泚五老游而共睹列聖過而每喜出
朝日如耀其實圖伏靈壇狀陳其鏤簋布爻象之糾紛
蘊天地之終始負謀謨之畫將化洪荒當授受之時豈
思綠水非臆對之可迷諒鈎深而有致所以出河宗作
天瑞馮夷倚浪以相送神魚鼓舞而旋避於戲冥數宵
然自我而傳外骨明貞中心善泉將後天而思永豈爲
贊而居前至如魚託素以達情鳳銜詔而展禮未若祥

開八卦兆動四體闡文教寧木鐸之足倚贊貞明與日月而同啓洎乎形貌旣著品物類分榮萬化之茫昧合一氣之絀縕識用光於夏葉繇每煥於羲文此乃天理用彰神道設教故躍波而委質殊以文而飾貌觸綸誠怪於文鱗隱霧徒嗟乎元豹此悠久也可是則而是效

裴將軍舞劍賦

并序

喬潭

元和秋九月羽林裴公獻戎捷於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酒酣詔將軍舞劍爲天下之壯觀遂賦之其辭曰

將軍以幽燕勁卒耀武窮髮倅海夷虜山羯左執律右
秉鉞振旅闡闡獻功於魏闕上享之則鍾以捍簾鼓以
靈鼉千妓度舞萬人高歌秦雲動色渭水躍波有肉如
山有酒如河君臣樂飲而一醉夷夏薰薰而載和帝謂
將軍拔劍起舞以張皇師旅以烜赫戎虜節八音而行
八風奮兩階之千羽公於是乎貝冑朱綬而正色虎裘
錦褱而攘臂抗稜威飄銳氣陸離於武備婆娑乎文事
合桑林之容以盡其意照蓮花之彩以宣其利翕然鷹

揚翼爾龍驤鋒隨指顧鏑應徇翔取諸身而聳躍上其
手以激昂縱橫耀穎左右交相觀乎此劍之躍也乍雄
飛俄虎吼搖轆轤射牛斗空中悍慄不下將久欵風落
而雨來果愜心而應手爾其凌厲浮清絢練夏絕青天
兮可倚白雲兮可決覩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雜
朱干之逸勢應金奏之繁節至乃天輪宛轉貫索迴環
光冲融乎其外氣混合乎其間若湧雲濤如飛雪山萬
夫爲之雨汗八佾爲之慚顏及乎度曲將終發機尤捷

或連翩而七縱或瞬息而三接風生兮雋旆襜襜電走
兮彤庭曠曠陰冥變見靈怪離獵將鬼神之無所遁逃
豈蠻夷之不足震懾嗟夫蘭子之迭躍其人未雄仲由
之自衛其武未工曷若將軍爲百夫之特寶劍有千金
之飾奮紫髯之游刃發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功
亦以宣忠臣之力或歌曰泱泱武臣耀雄劍兮清邊塵
威遠夷兮率來賓焉用輕裾之妓女長袖之才人天子
穆然詔伶官斥鄭衛選色者使覘乎軍容教舞者使觀

乎兵勢變激楚之結風爲發揚之蹈厲僉謂將軍之劍
舞古未之至

雙漢泉賦

以泉澄水澈皎
鏡春冬爲韻

呀厚地而濫涌者有河東之漢泉坼陰開竇沃日浮天
初汨沒圓衡拂高湍於尋祇之下復逶迤遠注散餘波
於馮夷之川爲神龍窟宅之土而致美爲陰陽蓄泄之
所而通元將海日泓濔而照此豈坤儀挺拔以隳焉來
何所自去何所止始開雙漢發輝於汾魏之郊竟助洪

流歸潮於渤澥之水借如夜色初升晴空下凝繁星映
而珠滿新月入而鈎澄洎乎風駭霧勃烟涌雲蒸則有
鬼神倏閃以恍惚蛟螭鼓怒以噴騰異物之與詭怪孰
可得而備徵意以爲潛虛洞決脈流派別雖一河有隔
終陰隙以相連故數眼分開涵碧虛而共潔是以百尺
澄兮四空晶珠胎明兮沙岸皎洗拂煙埃蕩漾魚鳥亦
能涼生朱夏氣暖元冬守謙下以含道順畎澮以利農
道則以物爲賓水則假利於春人有情於利水水無意

以求人人之自偽我豈非真故至人以水爲德以心爲鏡鏡雖明不利於人水至平不潛乎性故澆之爲澤也廣泉之爲鑿也淨若壅而閉則澤不能及物混而濁則鑿不能自正故選士者象清澆以含虛懷才者但明心而求映苟能酌憲於茲泉則可以相鹽梅而翼聖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以海日生
殘夜爲韻

紇于俞

配乎地者惟山麗乎天者惟日登岩堯之峻極見瞳矐之初出廓靈海百川之宗孕金烏千里之質泛圓光於

沆瀣煥鮮耀而濫濫雖騰輝於碧浪之中詎侔色於紅
萍之實觀夫烈靈晷赫炎晴擘洪波歎太清馮夷駭躍
罔象奔驚照耀兮驪珠潛吐曠朗兮龍燭忽生愕羣仙
於金鏡驚天雞於玉京巨浸半涵猶韜普天之美人寰
尚暝孰識未融之明懿其千仞可躋四目斯在危岫陵
乎碧落日域遼乎蒼海旣登陟以遐觀知蒙汜之浴彩
晨光乍分夜色未改昇黃道而將始臨下土而有待晝
明夕晦徒觀其躔次之常出有入無孰測夫陰陽之宰

氣澄霧卷月落星殘流暉電曜散彗虹攢將煥爛以下
燭出浩淼而上干掛扶桑而杲杲昇陽谷而團團敷九
華而皜奕燦三山之峰巒且幾升天無憂於見溲已能
烜物寧患乎祁寒順寅賓而不忒爍溟漲之無端乘變
化而復往得沐浴乎波瀾於是游太極辭殘夜羲和敬
導運行有舍得天能久克彰乎真明委照無私不間於
夷夏嘗傾藿而久俟冀餘光之一借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其二同
前韻

山惟隱天海則孕日日將昇而轉麗山望遠而無失青
崖直上覺亭亭而漸高碧浪遙分覩杲杲之初出將以
測晷度窮節洎豈能獨媚東南之隅空呈畏愛之質而
已哉當其陰兔傾晨雞鳴捫葛藟陟崢嶸挺身於重巘
肆目於八紘天地廓烟雲清赫彼巨浸吐茲炎精映瞳
矐而有竟燭浩淼而方呈彩射空中謂陰火乍出色浮
波上疑萍實初生皦爾下土煥乎上征觸高濤而暫滅
泛輕浪而還明曙色漸分晨光未改濛汜拂浪扶桑浴

彩將黃道以麗天必青方而浮海豈韜映之爲美實照
臨而有待是豈望莫遠乎日域登莫峻乎天壇彼以離
而取象此以艮而居安考之則陰陽有度察之則溟漲
無端况乎銀漢落金波殘將東方而自出俾下土而式
觀三足翱翔若刷乎渤澥重輪輝煥如歷乎波瀾映岨
夷而未定拂若木而將升紅綵下沉照波中之鱗甲朱
光下溢射雲表之峯巒誠變化之相詭諒始終之莫殫
洎夫出溟渤照戎夏昇九天辭午夜羲和整轡而直上

葵藿傾心而皆仰亦何必登日觀之峯而後望神明之舍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其三以題
字爲韻

客有曉躡稜層高山獨登覽煙嵐之忽斂見海日之初
昇赫彩旁照炎光上騰影乍搖而滿目霞碎波不動而
長空血凝由是倚危巒立天壇夜色既啓炎精始團赤
氛上煥於雲路朱輪乍碾於波瀾照耀一海之中剖開
萍實分明百丈之外洗出金盤浩渺無涯瞳矇在望高
若崢嶸之頂下視赫曦之狀焚蕪巨浸浮沉奔浪陽烏

浴羽而載飛羲和按轡而直上不沉乎泉將麗乎天爍
雲濤而有曜類庭燎而無烟赫赫光滿規規質圓纒湧
出於溟渤之底已見盡乎巖嶺之巔所以躋高峰翫丹
彩明暗旣分升沉斯在望若木之初出疑杳上天河想
陰火之潛照見焰燒滄海出水未遠騰飛已殷托高跡
於巉岬之際指大明於顧盼之間湧上扶桑謂蟠桃之
有藥照出仙島疑燭龍之映山歛赫滿空淵渟沃日當
銀漢而炫晃泛金波以洋溢巨鯨之冥目霍張洪爐之

鑄鏡飛出及登乎軌度射破氛霧洗光華而不濕衝塵埃而寧污倚九天以照臨見百川之奔赴故游者徒倚遐望徘徊久駐因物屬辭愧升高而能賦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

其四同前韻

蔣防

山有極天崇萃冠羣嶽而首出下壓溟渤之竒岸平視扶桑之初日天光海上瞳瞳而曉色已分人代夢中促促而寒更未畢客有愛此早景登茲崇山候東方之昏黑據中頂之孱顏俄而陽開陰閉翕輶迴還曳晨光於

莽蒼之外走狂電於溟濛之間高焰忽興瀾汗而洪濤
血亦半規猶隱洪彤而青帝朱殷及其旋轉將昇睚眦
萬狀散五彩而錦章已出照三山而鼎足相向杲杲茲
始規規滿望火輪上碾燒碧落之氛埃金汁下融躍紅
爐之波浪觀夫巨浸無際跋鳥上搏萬象昭著二儀霍
寬驚魚龍之蟄銷昧谷之寒散入圃畦想葵藿之俱靡
稍分林嶺見木石之同壇獨立嵯峨曠瞻晷度躔次一
道暉華四布赫曦而六合貞明吞納而百川奔赴不假

濬冲之目盡觀元虛之賦赫奕昭宣層巖之巔赤玉之
盤燭地黃金之鏡帖天海若奪魄羲和振鞭濕光而長
波初沃暖氣而孤峰最先美潤呈祥重光賦彩帶寰抱
之珥照不波之海陰火之微茫已沉土圭之盈縮屢改
則知大明之麗天兮可捧而昇高山之橫空兮作鎮不
崩倘躋攀之有路願觀光而一登

汾水新船賦

徐彥伯

賢者徹侯求人之瘼分帝之憂以爲冀方輪轉病於行

輶乃乘素秋鏡清流假道於河伯息肩於吳牛因去彼
以取此遂捨車而造舟革故鼎新裁規創制通子房之
妙畧運弘羊之潛計則淺深之量將載沉而載浮陳去
就之宜則既濟而未濟懿夫席帆錦纜蘭橈桂檝不日
而成嘉謨允叶蒲且罔設寧勞漁子之家財用無虧不
奪農人之業水之積也厚船之動也捷迴翔並鶩識波
上之雙鳧倏忽孤飛見天邊之一葉伊負重以致遠非
印否而人涉及夫安卑委順外靜中虛混泥沙而閉矣

象智者之居諸逐便乘流排難觸物泛波濤之不屈狀
勇者之拂鬱船之時義吉無不利向之爲材也標挺特
之材今之爲器也作殊常之器若往若來無顛無躓奢
淫自戒厭殷帝之酒池遊戲無虞恥丹朱之陸地鵠首
翩然魚鱗比用映汾陰之寶鼎叅漢武之樓船當秋風
之擢唱候明月以扣舷載稟儲而奉國達方物以朝天
可以通河渭可以泝涇渥斯暫勞而永逸將冠古而爭
先且知君子攸作務於遠大美利亟行莫不繫賴厥聲

載路賡歌濟巨川之功史不絕書考課獲疇庸之最
別有荷爲衣兮蕙爲帶鼓輕柅兮張翠蓋杳渺煙波之
末夷猶區域之外願一涉於龍門接神仙之嘉會

鹽池賦

閻伯興

坤之美兮焉可以測鹽之池潏沆兮劃開於郇瑕之側
廓平陸而無際浸長天之一色前對條山照峰巒之截
巒却鄰安邑對城樓之嶷岌其出形鹽也狀雄虎之蹲
於長野攬擎兮布護其吐精光也如白日之昇陽谷照

爛兮煇艷既似乎鏡湖之不遠又似乎渤澥之在卽是
以我良牧宣風千里褰帷憑軾覩茲池兮荷上天之報
覩茲鹽兮恤下人之食意者以爲季布鎮乎股肱黃霸
蘊其輔翊不爾何魚鹽川澤之用饒土潤鹹鹺之利飭
天人之繫賴則有典有孚百姓之攸迷而不知不識粲
矣郊甸丕哉庾億且觀其皎島池濱皚峨嶙峋髣髴瑤
壁依稀碾珉入澤遐窺喜晴天之速曙隔林斜望訝瓊
樹之驚春餌之者若茹膏之客捧之者疑獻玉之人况

生殊播植動必合時爲諸侯之賞愛入嘉賓之賦詩嗟
乎其皎皎兮於川之湄其郁郁兮於川之坻有美玉之
價沉之而不汙有君子之德涅之而不緇利入桓公之
論名留謝氏之詩充郡國之珍產實亭育之攸資永言
沉鬱必由光拂可取於人况鑒於物懿夫天不祕寶地
不藏靈可以和梅羹之調鼎致君於堯舜可以偶膳鱸
之入薦効祉於勳名爾河汾之寶信同天造豈若汾溝
媵之綺錯則萬頃花明市井田之周環則千里雪皓由

斯言旃有美自天幸無委於泥淖將以報於陶甄

河橋賦

以山河魏國寶爲韻

閻伯璵

壯三輔之雄極非魏國其伊那總魏國之繁隘非斯橋而豈他條山左臨高嶂東連於渤海晉闕右抱浮梁西截於長河却頓鐵牛駭浮川之颺颺旁飛畫鷁驚入浪之鼉鼉竹竿其維不虞於奔濤擘赫金鏢斯纜何懼於層冰皚峨川有梁兮閃聞於揭涉王在鎬兮有格於來訛蓋取諸益其不謂何故馬卿之歛爾斯題請觀卽事

尾生之湓焉守死夫奚足多豈比夫虹能象之不可以
來往鵲能填兮不可以經過若斯之利用吾賓薦之士
亦可歌頌諸侯之盛績樂王化之雍和爾其薄烟霏霏
初日杲杲遠之而望執倅神造既似乎瀑布之界天台
又似乎蓬萊之橫海島虛其內則用當於無疏其間則
屈而且抱憑險作固夾咽喉之重關用否而通連秦晉
之長道東西水滸義非待於秦求襟帶山河固可兼之
魏寶爾其憧憧往還曳曳空間華柱上征殊馬援之標

界石臺中聳若鼇力之負山偉哉武侯時賞茲國况夫
樞要作限通塞旁達無垠下臨不測舟形崎嶇似火龍
之飲川梁勢編綿疑海鵬之點翼其拯物也有來斯適
其濟時也遐方不殛非夫蓄巨川之運迴幹地之力則
何能掄梓材以當路臨要津而作式守此道也夫有何
極然而物有成規國有虛費信彼才之可取奚此橋之
獨貴使夫期不日以獻珠連城而出魏

雲中古城賦

張嵩

開元十有四年冬孟月張子出玉塞秉金鉞撫循邊心
窺按窮髮走汗漫之廣漠陟崢嶸之高闕徒觀其風馬
哀鳴霜鴻苦聲塵昏白日雲繞丹旌虜障萬里戍沙四
平乘蒙恬之古築得拓跋之遺城伊昔晉人失政亡彼
金鏡海水朝飛攪槍夕映鵝呈而二京繼覆馬渡而五
胡交盛慨逐鹿而爭雄空瞻烏而莫定於是魏祖發大
號鼓洪爐天授宏畧神輸祕圖北清獯獫南振荆吳由
是一太陰以建極則廣莫而論都遂徵板榦庀徒卒鏟

巖峽剖岷岫因方山以列榭按長城以爲窟旣雲和而
星繁亦邱連而岳突月觀霞閣左社右鄧元沼泓泫湧
其後白樓巖嶼興其前開士子之辭館列先王之籍田
靈臺山立璧水池圓雙闕萬仞九衢四達羽旄林森堂
殿膠葛當其士馬精強都畿浩穰始摧燕而滅夏終服
宋而平梁故能出入百祀聯延七主擊魯衛之諸侯廓
秦齊之土宇禮興樂盛修文輝武講六代之憲章布三
陽之風雨亦云已矣哉俄而高祖受命崇儒重才南巡

主鼎之邑北去軒轅之臺鵬搏海運鳳舉天迴嗤紇真
之鳥死憶新野之花開自朝河洛地空沙漠代祀推移
風雲蕭索溫室樹古瀛洲水涸城未哭而先崩梁無歌
而自落魏家美人聞姓元新聲巧妙今古傳昔日流音
遍華夏可憐埋骨委山樊城闕摧殘猶可惜荒郊處處
生荆棘寒飈動地胡馬嘶若箇征夫不沾臆人生榮耀
當及時白髮須臾亂如絲君不見魏都行樂處只今空
有野風吹乃載歌曰雲中古城鬱嵯峨塞上行吟麥秀

歌感時傷古今如此報主懷恩奈老何

雲中古城賦

呂令問

正北曰并有唐作京密近戎狄張皇甲兵尹也總居守
之任將也當節制之名故卒乘輯睦而王都肅清於是
斷武誼按亭燧電轉前旌風吹橫笛揚葉箭的蓮花劍
騎下代郡而出鴈門抵平城而入胡地挾纒稱暖投醪
必醉則知撫之者誠難用之者不易是時陰閉羣山寒
凋衆木川平塞迴冰飲霜宿慷慨乎大荒徜徉乎游目

區脫潛遁屠耆懾逐詐古城之謂何傳魏家之所築伊
昔晉京板蕩海縣沸騰不有所命將何以興王師赫怒
爰整其旅霧集雲屯龍驤鳳舉棄萬里之沙漠傍五原
之風土肇爲此都實爲太祖夫其規典章辨封疆池桑
乾之水苑秦城之牆百堵齊矗九衢相望歌臺舞榭月
殿雲堂開儒士於壁沼貯美人於玉房翕習沸渭熒熒
煌煌取威定霸於是乎在施令作法罔或不臧武破六
州之內文宅三川之陽何其壯也旣而年代倏忽市朝

遷徙干戈輦鼓之雄綺羅絲竹之美孰不煙散雨絕沙
埋灰委樹名歡而詎存烏稱樂而俱死危堞旣覆高墉
復夷寥落殘徑依稀舊堦榛棘蔓而未合苔蘚分乎相
滋伏熊鬪贖騰麇聚麋常鳴悍驚乍嘯愁鷗不可勝紀
但令人悲胡風起兮馬嘶急漢月生兮鴈飛入可憐久
戍人懷歸空佇立有客志遠才雄秉義由衷負詩書禮
樂之用蘊蕭曹魏邴之風虜庭高枕河源鑿空霜犯鬢
而先白塵染顏而少紅三爲都護五掌元戎益封而廣

國事利而業崇獨見凌雲而作賦誰言坐樹而論功者哉

禹鑿龍門賦

以利濟生人功
存聖德爲韻

陳山甫

控引河源鑿山爲門闢兩崖而龍蟠虎踞飛一帶而電
激雷奔所以拯流離於品物佐含育於乾坤邈矣而高
蹤斯在魏然而詭狀斯存昔夏王披簡援圖盡力溝洫
萬方附會以恭命百工子來而奉職畚插具而勢感風
雲巖岫分而狀成閭闔波濤有路無非汲引之功鱗介
攸居咸被生成之德異夫屹爾崖巘張爲閉閔懸流赴

勢以中注巨石乘危而下傾拉叢林而山靈叶贊迴大
壑而水怪奔驚故凝滯者得以流其惡昏墊者得以厚
其生當其相地所宜兆人攸利山崢嶸而洞啓水噴薄
而俄至湯湯浩浩俱成畎澮之流原隰陂池皆爲生植
之地道邁千古芳流後塵豈不以開濟之功莫大通流
之用如神龍躍新渚魚迷舊津四載之勞終成於舜日
九年之患空媿於堯人始也設以規模不資鈴閉雲橫
結駟之狀浪走高車之勢廣濫觴之用水無不通禪造

化之遺人無不濟茂績崇崇與流無窮豁岩堯而分遠
碧來浩渺而寫晴虹不愧錫圭之命寧慙拓土之功是
以羲軒等美唐虞齊盛故當輝爍於帝圖不然何以應
千年之聖

三門賦

并序

趙冬曦

砥柱山之六峰者皆生河之中流蓋夏后之所開鑿其
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崖而立卽所謂三門也次於其南
有孤峰揭起峰頂平濶夏禹之廟在焉西有孤石數丈

圓如削成復次其南有三峰東曰金門中曰三堆西曰
天柱湍水從黃老神前東流湍激蹙於蝦石折流而南
漱於三門包於廟山乃分爲四流淙於三峰之下觝於
曲隈會流東注加以兩崖夾水壁立千仞盤紆激射天
下罕比時以內兄牛氏壯而游焉相顧賦之以紀竒跡
大河瀾漫上應天漢濬靈波於積石之西瀑懸流於崑
崙之半茫茫禹功茲焉會通鑿連巖而瀉激羅岨島以
攢空濶兮若橫兩闕於江上岌兮若稜三山於海中崇

山欽崙呀水淙射左右飛濤起伏相擊截奔湍兮躋石
臺日霍護兮心徘徊三峰砥其却立架崇門以洞開連
嶂紆河以壁峭疊巘喬空而半頽洪流感折以盆涌激
湍崙窟而相碰苞巒秘隙砢其鼓作猗舉澎瀑灘以山
摧奔濤迅瀆紛其蕩駭蓬渤滑渥霍以雲迴盤渦寥寥
以谷施奔石砰磕以成雷拗怒未洩橫流逆折合如地
轉散若天裂搖騰砉嶼刷蕩珊穴砩岩腰而沫沸淙隘
口而湍咽然後澡雲霽靄收濤卷瀨汨汨以無聲漫

浩浩以東會惣四流而混合注三穴而滂沛泛洪連於
大磧之東薄餘怒於天池之外當其時也山獸驚躍水
禽亂飛魚獺沉潭以不動獠孫拱樹以相依竄鮫人於
洞壑帖舟子於漣漪莫不愁白鷺之初下嘆黃牛之暝
歸若乃降望金門徜徉石甯窮岩萬仞一曲千里松歷
歷而生涯草蓼蓼而覆水雲蓬茸兮歷地生風颼颼兮
百籟驚猿惜暮而悲叫鳥辭春而不鳴陸嶮岫兮杪崢
嶸飛客心兮動客情憐石菌之冬茂賞瑤芝之夜明惟

夏君兮永蟄拜靈廟兮何及
猿梁古今山鳥棲階壁蕪
兮野鮠入感微禹之歎深
亢幽訶以佇立歌曰申負
石兮空自竒客乘槎兮何
遠爲君不見虛舟之泛泛
浩乘流而不羈

太原進鐵鏡賦

喬琳

晉人用鐵兮從革無方其或
五金同鑄百鍊爲鋼雕鐫
而雲龍動色磨瑩而冰雪
生光爛成形於寶鏡期將
達於明王故有徹侯君守
方物底貢擇使而天駟共
飛登

車而海月相送妍媸之鑒已久肝膽願呈者衆鏡之既
明星衝是亨列照而三光共霽凝輝而四海俱清應人
無疲知道不虛受處已不厚見心乎砥平若乃宇宙清
朗提攜偃仰旁窺而山澤入懷俯視而雲霄在掌雖因
時而委照不候物以呈象圓規可轉處順之物攸先勁
質無虧持盈之道彌張墨客因進而歌曰金之精兮衆
寶所參鏡之明兮羣象所含清至瑩兮氛埃不雜明至
察兮醜類相慚幸忝秦臺之一鑒與飛鵲而圖南

蘭相如秦庭返璧賦

李 爲

有和氏兮曠代之珍有蘭生兮非常之人全重寶以藩
趙在輕生以抗秦旣獲我心信卓哉於千古不辱君命
能使乎於四隣相如於是詠東山之詩考四郊之役巾
車脂轄匪朝伊夕徘徊悵望沉吟感激誓殺身而報主
欲張膽而吞敵蹈虎尾而若閑過鯨口而無惕卒一言
以復命得連城而致璧苟大信之或虧豈微弱之是惜
授使遄征不違底寧望紫氣之函谷出黃砂之井陘旣

臻天府之地遂造雲龍之庭秦君方臨丹陛案青萍耀
國華振朝經建翠鳳之旗則天收光景伐靈鼉之鼓若
地出雷霆然後命謁者先告令使者後進將恃威以逞
暴欲愛寶而損信曷英勇而知機弗詭辭以恭順溫如
之質比美凝然之姿乃振且勅敵之見欺將殺身而不
怯西隣之言是責南山之節斯峻何大國之無良爲匹
夫之取俊不然者何以遭賈傅之過秦爲相如之慕藺
連城棄諸良玉歸歟且告秦言已矣復爲趙寶焉如潔

誠求之何晚而褐懷之已遠生芻之質空存白虹之氣
不返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九